

三八线上的斗争

解放軍文艺叢書

三八綫上的凱歌

和谷岩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一九五一年的春天來晚了。

已經是二月中旬，天還在紛紛揚揚地飄雪。鵝毛大的雪花，在空中飛舞着，遮斷了銀色的遠山。一列身上塗着黃泥的火車，在風雪中奔馳着，好像急于冲散這茫茫風雪似的，一面飛馳，一面發出短促的吼聲。當列車行在彎道上，速度減低了的時，可以看到每個車箱的下部，都有用粉筆草率寫成的四個大字：“往安東”。

機車軋軋响着，車廂像一個巨大的搖籃，把由於過度興奮而心身疲倦的戰士們，都搖晃得睡着了。嶄新的草綠色棉軍裝、棉帽子，和同樣顏色的被包、米袋、大衣、飯包……滾在一起，填滿了整個車廂，分不清哪是人，哪是裝具。

在緊靠機車的第一節車廂里，只有兩個人醒着：一個是一連連長李智；另一個是該連政治指導員張民。張民脫掉了大衣，摘下了栽絨帽子，年輕白淨的臉上泛起紅暈，激動地述說着：

“……就是這樣。嚴格地說起來我沒有家。哪是我的家呢？我姓張，他姓尹，因為我從小跟他長大，就管他叫爹，他家也就成了我的家了。記得我七八歲上還問過他：‘我以前的爸爸到哪兒去啦？’當時他沒告訴我，只是摸着我的頭說：‘你還年輕，

別問啦，孩子。’到我上了高小，有人才偷偷告訴我，我的親爸爸、媽媽和姐姐，在偽‘滿洲國’實行‘併村政策’的時候，早讓日本鬼子給害死啦！我親爸爸和這個姓尹的是干兄弟，我爸爸被害以後，這個姓尹的就收留我作了他的義子，把我帶到安東來了。他家只有老倆口和一個晚年生的閨女——就是現在的惠英。我和惠英是一塊長大的，小時候是兄妹相稱，感情挺好，後來我就參軍了。一九四九年，噢，就是部隊入關那一年，我忽然接到一封信，上面談到我和惠英的婚姻問題，寫信的是我過去一個同學。可是，一看信我就猜到，這是我義父的主意。當時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，後來我找咱們政委談了談，才寫了回信。我在信上說：訂婚可以，但一下子不能結婚。因為那工夫部隊正圍攻天津，全國還沒解放。過了大約一個來月，我收到惠英一封親筆信和一張照片，我們兩個的事就算成了。……我離家快六年了，沒和家里人見過面，誰知道他們變成什麼樣子啦！……”

說完，張民那秀長的面孔上罩上了一層陰影，他眯縫起眼睛，歪着玻璃窗上那蒸氣凝成的水珠，沉思着，用手指一下一下地彈着身旁皮挎包的蓋子。當他在千里之外行軍作戰的時候，他從沒有牽挂過家，他相信家里的親人是平安的；現在已經到了家門口，他反倒不安起來，生怕親人們在他到家之前這短短的時間內，會發生什麼意外的不幸。

連長李智靠在对面的坐位上，抱着肘側耳听着，粗糙的臉上不時地浮起和善的笑容。他平常是不喜歡听別人老談家常的，今天是例外。因為，一則張民是自己最親密的老戰友，他的心事也就是自己的心事；二則幾天的車廂生活使他感到萬分煩悶，很想找點事做，或听別人談點什麼。張民和惠英的事使他听得入迷了，他為張民而高興。張民剛剛談完，他就坐正了身子，把粗壯

的拳头放在小桌上說：“沒問題，一會兒你就能見到他們了。”

張民依然扭着窗外說：“不一定……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也許他們早轉移了。報紙上不是說美國飛機黑夜白日老到安東搗亂嗎？……就是沒有轉移，也不一定能見到他們，因為咱們很快就要過江。”

李智搖搖頭說：“你放心，決不會一下火車就過江的，部隊總得在安東住一宿吃頓飯吧！……惠英她們在哪兒住？在市里吧？”

“市里。建設路的一條小巷子里。”

“那太好啦！有一個鐘頭的功夫就可以回家去看一看。向團長請個假，保險能成！”

張民用肥大的棉布手套擦了擦玻璃窗，笑着說：“恐怕你不敢打這個包票吧！”

“為什麼不敢？”

“你還不了解咱們團長的脾氣。”

李智吃驚地睜大眼睛說：“什麼？我不了解團長？嘻嘻，去你的吧！我打一入伍就跟着他，到現在快七年啦，全團再沒比我了解他的啦！”

張民微微笑着說：“我承認，在作戰指揮上你比我更了解他，可是在其他方面你不如我。你知道，咱們團長是最討厭在緊張的行軍作戰情況下，別人用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去打擾他的。你還記得在西北團長‘尅’四連副連長那回事不？不！你不知道，那工夫你還在醫院養傷……”

李智聚精會神地問道：“什麼事？”

“那工夫我還在組織股當干事。部隊過了黃河，決定連夜追

赶馬步芳軍，咱們團長把各連連長召到一塊開會，研究追擊敵人的問題。四連副連長是陝西人，他的家离部隊進軍的公路只有一里半地，開會之前他悄悄地問團長：‘我回家看看去行嗎？’咱們團長也不說行，也不說不行，眉頭皺了幾皺，就把一個準備當向導的老大爺叫過來說道：‘老大爺，有個事你看怎麼辦，馬步芳軍快跑的沒影了，部隊決定連夜追趕，可是這個同志倒想回家去看看，你說這事可以嗎？’沒等老大爺開口，四連副連長就吃不住勁了，急忙說：‘不，團長，我是請假，不允許我就不回去……我是說我有三年沒回過家啦！……’團長一听更火了，說：‘三年不回家算什麼？我十三年沒回過家啦！我跟誰請假去！……成天喊“為人民服務，解放全中國”，你對祖國對人民的責任心跑到哪兒去啦？’……那回可把四連副連長訓苦啦。打那以後，誰也不敢再找團長請假去了……”

李智听了，不以為然，堅持說：“你現在的情況和那時候四連副連長的情況不同，現在部隊是出國呀，出國！這可不簡單，哼，這一去不知哪年哪月才回來呢，你去請假，保險沒問題！”

張民笑着搖了搖頭，好像是說：“我不去找釘子碰。”李智把小桌一拍說：“你要不好意思，看我的！”

張民又想說什麼，忽然車廂的另一頭戰士們嚷起來，不知什麼時候，五、六個戰士醒了，扒在車窗上喊着：“安東到了！安東到了！”

“嘿，看那大煙囪！”

“那一大片都是安東呵！”

“鴨綠江在哪邊兒？”

這一喊，幾乎整個車廂里的戰士都醒了，一堆一堆地擠在車窗

跟前，誰也想看看这个早已熟悉但还没有見過面的祖國的城。
几个个子矮的战士已經爬上了別人的肩膀。不知誰提了个头，大
伙就随着唱起來：

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過鴨綠江。

保和平，衛祖國，就是保家鄉。

中國好兒女，

齊心團結緊，

抗美援朝打敗美國野心狼！

張民兴奋地站起來向車廂門口奔去，一幅壯麗的圖画在他眼前出現了。那銀色的鎮江山，那整齐的樓房和林立的烟囱，那高聳在市区南側的鴨綠江鉄桥，在風雪中屹立着，随着列車的行進，緩緩向后方移动。“安东！这就是那闊別了六年的家鄉呵！你古老而又年輕，六年來，我南征北战，不知走过了多少城鎮，但在我的心中，你仍然是最美丽最親切的。你虽然被大雪掩盖着，我却已感觉到你那溫暖的气息，像母親的呼吸一样……”張民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心臟的跳動。他帽子都忘了戴，就打开車門，讓雪花扑打着他那發燙的臉。雪花在睫毛上融化了，变成了晶瑩的水珠，順着臉頰流下來。李智走過來，用力扒住張民的肩头笑着說：“怎么样？哭鼻子啦？哈哈……”

張民回过头來，兴奋地笑着說：“可能，……可是还不到哭的时候。……來，你過來，我指給你看我的家在哪兒……”

二

機車喘着粗气，剛剛靠着月台停穩，所有車廂的小門就嘩嘩

打开了。全副武装的战士们，像漏斗里流出来的粮食一样，拥挤着湧到月台上，枪支、刺刀、行军锅碰的叮当乱响，值星人员大声吆喝着：

“慢点，不要挤！”

“整队！”

“一支队到这边来……”

“五支队……”

方才还是冷清的车站立刻活跃起来。战士们在积雪的月台上和月台下边的广场里来往奔跑着，喊叫着，寻找着自己的连队。团部的两个通讯员，爬到车厢的顶棚上去收电台的天线。几个饲养员正从一节敞车里往下卸牲口，一匹屁股滚圆的小白马，竖起耳朵望着这陌生的城市，四条腿蹶着不肯上月台。两个饲养员用绳子兜住牠的屁股硬往下拉，一边拉一边吆喝：“哦嚟！打！他妈的，死落后分子！打，哦嚟！”

旁边的人们也跟着喊着，笑着。

在列车最末一节车厢里，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这个步兵团的团长潘军，他一上月台就如释重负似的说了句：“呵——哈！总算到啦！”接着就奔到月台附近的一堆枕木上，望着安东，望着正在集合的部队。

潘军是个严厉而又有点怪脾气的人。虽然才三十刚出头，两鬓上已经出现了稀疏的白发，当他摘掉帽子，只穿着襯衣坐在寝室里喝茶沉思的时候，安详而忧郁，就像个沉静的老人。但等他穿起军装，戴上皮帽，在队伍面前稳步走过的时候，又是那样年轻，那样坚定，那样朝气蓬勃，就像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军人。生在他鬓角上的几根白发，不是苍老的象征，而是战争的痕迹，是付出过多心血的标志。

在將近十五个年头的戰爭中，潘軍共負过七次傷，其中
次重傷几乎断送了他的生命。頑强的生命力使他活下來了，但
是，創傷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，他走路的時候，步伐是特別的，
猛一看像有点跛，仔細看看并不跛，而是每一步都有一股特別的
的、內在的力量。

潘軍从当連長的時候起，就一直是被上級器重的。全國解放
以后，部隊在西北修建天寶鐵路，他指揮修建的指揮所和作战指
揮所一样，設在可以俯瞰整个工地的山坡上，電話机放在大石头
下边，電綫从旁边的小樹杈子上四通八達地伸出去，通向各个工
地。几个月的修建中，潘軍顯然地消瘦下去。師首長讓他下去休
息，他拒絕了，后来師政委又把他找去，打算調他去作一个更適
合于他身体的工作，征求他的意見，他說：“我觉得現在我做的
工作，就是最適合于我的工作。”

朝鮮戰爭爆發以后，他報名参加了志願軍。当时軍首長把他
找去，告訴他有兩個团隊他可以去，一个是基礎較强的团，那个
团有許多从解放軍某大功团來的老战士和战斗英雄；另一个是新
兵团，問他願去哪里。潘軍思索了一下問軍政委說：“是不是
領導上已經有了決定？”軍政委說：“不，你可以提出你的意
見。”潘軍毫不猶豫地答复說：“我去那个新部隊吧！”

放着基礎强的团不去，要去帶一个基礎薄弱的新兵团，这一
点有些人不能理解。和潘軍一塊工作的副团長問潘軍說：“你为
啥不願去那个比較强的团？”潘軍不高兴地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去那
个团？”

“老骨干多，战斗力强，帶起來就能打！……要是我，我就
去那个团，那多帶勁！”

“你是你……”潘軍想說，“我不想在自己還沒付出血汗的

时候去沾人家的荣誉！”可是沒說出來。

就这样，潘軍和他的政委罗志輝一同帶着几十个自动报名的連、排長和老战士，一同到达了现在的这个志願軍的新兵团。行軍途中，在悶热的車廂里，有一天潘軍脫去外衣蓋着軍毯，躺在馬搭子上看一本旧灰皮的“几何学”（这是出發之前，潘軍到速成中学从他爱人刘芳那里拿來的），看着看着忽然跳起來問政委說：“哎，老罗，你說指揮員最大的愉快是什么？”

罗志輝正靠在坐位上打瞌睡，听到問話，打了个哈欠摸着胖胖的下巴說：“呵——這個問題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答案……”

潘軍說：“我認為我的答案最正确！”

罗志輝笑着說：“你的答案是什么，說說看……”

潘軍燃着支香烟說：“我的答案就是到祖國最需要你的崗位上去，帶領一支新的部隊，你早起晚睡，和你的部隊一塊在血里滾，在汗里爬，也許开始你会覺得麻煩，会發脾气，甚至你的部隊会被人家看不起……这些你都不不要去理它，过一个相当長的时期，战士們的臉被太陽晒黑了，双手被槍托子磨的起了死繭，草綠的軍裝褪了顏色，部隊成了一支打不垮拖不垮的鉄軍，要打就打，要走就走，每个連隊似乎都成了你身上的一部分，就像你的一只拳头和一个肩膀，只有到了那时候，你才会体会到指揮員最大的愉快。”

当时罗志輝只是和藹地笑了笑，沒有說話。

現在，潘軍站在枕木堆上望着自己的部隊，心里有一种說不出的感觸。他所帶領的团，是一个滿員的歩兵团，坐在車廂里不顯什么，这一下車潘軍才發現它是那样龐大。一个連隊換着一個連隊集合起來，几乎佔滿了整個月台和月台旁边的廣場。战士們

的面孔是紅潤的，丰满的，对潘軍說來，暫時还是陌生的，潘軍已經从心底里愛上他們了。

潘軍的家鄉是渤海边上一个二百來戶的小鎮子，十六歲之前他常常随着鎮上的漁民出海打魚。現在他忽然回憶起童年的情景來，他覺得这次出國作战，就像那时的下海一样，心里万分兴奋，激动，可是又有点緊張。他坚信他能勝利的归来，但是从現在到凱旋而归的时候，誰知道要經過多少大風大浪呢！

潘軍从枕木堆上走下來，用他那特殊坚定而緩慢的步伐沿着月台走着，不时地听取着值星人員的报告，向他熟悉的那些連、排干部和老战士打着招呼，作着簡短的指示。当他走到一連那里的时候，隊伍已經集合好了，李智和張民迎上來行了軍礼，作了报告，請求指示。潘軍像遇到强烈光綫似的眯縫起眼睛朝隊伍望了一眼，笑着說：“呵——都是新战士呵！”

李智很快回答說：“没关系，打一兩仗就都成为老战士了。”

潘軍像第一次認識李智似的，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說：“恐怕不那么簡單吧！嗯！……你們連新成分佔多少呵？”

張民很快地說出了一个比例数字。

潘軍嗯了一声，正要說什么話，忽听隊伍里噎哪一声，一个战士的洋銕掉在地上了，另一个戴黑皮帽子的战士把那个掉了小銕的战士叫到隊列外边來，帮他重新細被包，一面細一面低声囑咐着每件东西应放的位置。潘軍走到两个战士跟前，那个戴黑皮帽子的战士站起來，熟練地給潘軍行了个軍礼，潘軍一看他那黑油油的瘦面孔怔了一下說：“呵！是你呀，苗正華……”

“是。”

潘軍笑着說：“这回到朝鮮要看你这老战士的嘍！”

苗正華謙虛地說：“不行，打仗这玩意兒我好几年不干啦，

生啦。跟新战士差不多。”

潘軍說：“不——打仗和干別的一樣，只要你干過幾年，就再也丟不了啦。放下了是生的，拾起來就是熟的……”

苗正華笑了。

潘軍把眼光移到那個掉了小銑的戰士身上。這個戰士約莫有二十一二歲，寬肩膀，方面孔上一對很有趣的大眼睛，他並沒有笑，可是猛一看你總以為他在笑哩。他的栽絨帽子和帆布鞋都是全新的，棉上身上還沾着從被服廠帶出來的棉花毛。

潘軍問苗正華說：“他是誰？”

苗正華說：“他叫劉虎，是我們老鄉。”

“噢，你又多了個老鄉……”潘軍轉向劉虎問道：“你是怎麼參軍的？”

“自願報名的。”

“想家嗎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過了江可不要哭鼻子噢！”

苗正華睜了劉虎一眼，就心他沒法回答團長的話。不料劉虎嘻嘻笑了一下說：“要哭鼻子我現在就該哭啦，用不着等過了江！”

潘軍滿意地笑了笑說：“哈——好，快揹起被包到隊伍里去。”

劉虎剛一揹，潘軍就發覺他的小銑擱的還不是地方，趕過去幫他往上推了推說：“往上擱一擱才對，這樣子等你一放被包會把你的屁股削下半塊去！”

隊列里爆發出笑聲。李智和張民對視了一下，劉虎笑着，紅着臉跑進了隊伍。

前進号噹噹噹地响起來，值星的三排長王化勇帶起隊伍成三路縱隊向市內開進，潘軍看着行進的隊伍問李智說：“你們連誰打前站來啦？”

“我們副連長和一個上士、兩個炊事員。”

“嗯。我們可能在这里住一兩天，你們要注意讓戰士好好休息一下，把伙食搞得好一些，買些木炭給戰士們燒火烤，不要把戰士都凍垮了。”

“是！”

正事談完，本來應該走了，李智不想轉身，他向張民丟了個眼色，意思是：“我要給你請假啦？”張民皺了一下眉頭，不讓他去碰釘子。他們這些動作潘軍都沒看到，他正背着手看着那在茫茫風雪中屹立着的安東市。張民為了擺脫這尷尬的處境，向前趕了一步問道：“團長，我們可以走了嗎？”

潘軍頭也沒回地答道：“去吧！”

兩個人行過軍禮轉身就走，李智垂頭喪氣，向張民作了個鬼臉，正要說什麼，潘軍把他們喊住了，和他們并排走着說道：“張民，我記得你的家不是在安東嗎？”

李智忙說：“是呵，老張家里還有未婚妻哩，團長，你准假讓他回家看看吧！”

“是的，應該……噢？張民，你怎麼不吭聲？”

李智忙說：“他怕團首長不答應呵！”

張民忙用肘子碰了李智一下。

潘軍用棉手套拍着大衣上的雪花說：“為什麼不答應？噯！你們都把團首長看得太不通人情啦！”

李智說：“你准啦，團長？”

潘軍思索了一下說：“去吧。好多年不見啦，這回又要過

江，回家好好和老人們談談，安慰安慰他們。……可是別呆時間太久了，過江之前還有很多工作要作。”

“是，”張民說，“我看看就回來。”

“我不能去看他們，你去了代我向家里的人問好吧。”

潘軍走遠了，張民還呆呆地在雪地里站着，直到李智碰了碰他的胳膊說：“怎麼樣？”他才和李智并肩拐進了那條通向市中心的大街。一路上，張民覺得有一股熱熱的東西在胸中激蕩着，他跟着潘軍工作了多年，可是直到現在他還沒有摸透這位老首長的脾氣。

三

一連副連長吳銀山，在安排部隊住宿方面是很有辦法的。當李智和張民走進他們連住的那所紅磚大樓的時候，他早把一切都安排停當了。連部的通訊員、衛生員、司號員，有的去打飯，有的正在打掃門前的積雪，好像部隊要在这儿長駐似的。在連部住的那個小套間里，只有吳銀山一個人，他正脫光了膀子在洗臉，弄的滿頭滿地的肥皂沫。一面洗，嘴唇還一面嘖嘖嘖嘖響着。這是他的老習慣，每天必需洗三次臉，不管通訊員們打水是多麼困難。每次洗臉總是脫光了上身，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。也許是因為洗得勤的緣故吧，他的面孔總是白里透紅，油漬漬的，鬚角修的很整齊，鬍子刮的很光。因為這，別連的干部們給他起了個綽號——“美男子”。

李智和張民他們進了屋子，在咯吱咯吱響的木板床上放好了東西，吳銀山還沒看到他們。張民走過去，用被雪花打濕了的大

棉手套往他那光脊梁上一打，吳銀山像条泥鰍似的猛然把腰一蜷，叫起來：“啊！誰呀？”用力睜開眼睛一看，笑着說：“噢，是你們來啦！我還當是通訊員把米袋子撿到我身上了呢！”

張民往小木板凳上一坐說：“算了吧，別那麼太講衛生了，小心凍着！”

吳銀山用水沖掉头上的肥皂沫，用毛巾擦着耳朵說：“快出國啦，咱說去洗個澡吧，哼！到街上一看，哪個澡塘子里也是滿人兒！水池里的人擠的就像快要出鍋的餃子，那股味兒啦，唉，就別提啦！”說着就撇起嘴來，好像現在他還在聞着那股味似的。

李智在床上躺了一忽兒，猛然坐起來問道：“老張，你什麼時候走呵？”

吳銀山忙問道：“到哪兒去？”

“團長准了假，讓老張回家看看。”

吳銀山忙叫道：“呵哈，我倒忘啦，應該去，應該去！”

沒請假以前張民的確是想念尹大伯和惠英，這忽兒團長准了假他反倒不太着急啦。听了李智的話，他看看窗外說：“等安頓好了再說吧！”

吳銀山說：“沒啥安頓的，要走你走吧！”

張民對李智說：“等通訊員打回水來，喝點水，你跟我一塊兒去！”

李智忙搖手說：“不行不行，這又不是開連以上幹部會，軍政幹部一齊參加，又不認識人家，我去干嗎？”

“你不認識他們，他們可知道你。我寫信曾經向他們提過，說你是我最親密的戰友，在西北戰場上救過我的性命，現在我和你一塊工作……”

“不管你說什麼我也不去，我怕見生人！”

張民無可奈何地呆了一忽兒說：“要不老吳跟我一塊去吧？”

“可以呀。你不怕我挖你的牆腳就行……哈哈……算了吧，还是你自己去的好。”

通訊員打回開水來了，張民喊道：“小趙，把我和連長的茶缸拿出來，先喝它一杯勝利水！你們倆都不去，算啦，我也不去啦！”

通訊員拿來了兩個一模一樣的白瓷茶缸，這是按照張民的提議，在沈陽軍人合作社里買的出國紀念品。張民接過缸子，放在手掌上端詳着，用指頭輕輕彈着它說：“缸子呵缸子！你隨我到朝鮮走一趟，勝利以後我要把你送到北京博物館里去！”

李智撇撇嘴，笑笑。張民一瞅他那副表情，就猜着他將要說的還是張民早已聽慣的那三個字——“小資產”！

李智偏偏啥也沒說。

吃過飯以後，張民決定回家，非拉李智一道去不可，李智推辭不過，說：“好，那就去陪一次綁吧！”把連里要處理的事向吳銀山交代了一下，張民和李智就走了。出門沒多远，張民說：“先說清，惠英她爹人倒是個好人，可就是有點孤僻，你去了可不能見怪。”

“沒關係，世界上還有比我爹再頑固的嗎？”

“不。他倒並不頑固，而是倔。他年輕的時候當建築工人，我聽說有一回他被日本鬼子抓去修鴨綠江上的洋灰橋，有一天下工以後，他坐在橋墩子旁邊抽煙，迎面來了個漢奸監工，他看到有半截鋼筋快掉到水里去了，就命令尹大伯把它拿上岸去。這個漢奸原來是安東一個作小買賣的，過去還向尹大伯借過錢呢，後來當了漢奸，留起了東洋頭，腰桿也硬啦，說的是一口半生不熟的日本

話。尹大伯一見他心里就火了，聽見了也裝沒聽見，還是叭噠叭噠地抽煙。那個漢奸上來打了他兩個耳光，把他的煙袋奪過來就扔到江里去了。尹大伯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氣上來了，抓起那半截鋼筋來，照准那個漢奸的東洋頭叭的就是一家伙，那個漢奸一個倒栽蔥就扎到江水里去了。後來日本鬼子聽到了風聲，把尹大伯關了三個月的監獄，坐老虎凳，灌辣椒水，不知受了多少折磨，可是尹大伯一個字也沒說。出獄以後別人問他說：‘那個雜種監工是不是你干掉的呀？’尹大伯說：‘是，留着他干嗎，中國人不說中國話，放洋屁，他哪是人養的！’”

李智不願跟張民回家不是怕別的，而是怕那無聊的寒暄。他真受不了點頭哈腰的讓坐、讓酒、讓茶那一串一般家庭都有的客套子。現在他聽張民介紹了尹大伯的為人，倒非常願意去會會這位值得尊敬的老人。李智覺得，就是去挨這樣人的一頓罵，也比受有些虛偽的人的款待舒服得多。

尹大伯的家在一條小巷子里，進了有瓦脊的小門樓，是一套不大的四合院。院子里很安靜，張民連叫了兩聲，才聽到北屋里一個婦女回答道：“他沒在家，同志，借什麼呀？進來坐坐吧……”還沒等張民回話，北屋的風門吱呀推開了，從屋里走出一個穿着黑襖梳着兩條辮子的姑娘，看到張民，她瞪起那漆黑的大眼睛怔了一下，叫起來：“哎呀，干哥，是你回來了，我當誰哩……”上去就抓住了張民的手。張民隨着她進了屋，脫掉棉帽和手套說：“來，我跟你介紹一下，這是我的老戰友，李智，李連長。”

姑娘用力地握住李智的手很隨便地笑着說：“我早就知道你啦……”

李智哈哈笑起來，不知怎麼的，他一見了像她這樣的人就無